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
第二十回 買棺材錢莊上打架 守靈柩孝堂裡尋人

話說那衙裡吆喝了多少人出來，畢太太們，被這班人擠住了路，走不過去，當時站開讓在一旁。只聽見那些人七嘴八舌，講得好不熱鬧，有的罵，有的笑，有的說打呀打呀，亂嘈嘈摸不著一個頭腦。遠遠看見那些人，都向那街上鋪子裡去。一時那鋪子門前，圍的人更多，卻想不起是什什麼鋪子。只聽得話當中，曉得陳老太太已死，吃了一驚，至於那話的離奇嘈雜，卻總聽不清楚。

走既走不過去，索性拉住一個人，來問其仔細。那人大笑道：「新鮮！新鮮！奇怪！奇怪！一個人死了，三四個人要想發財，你們要發財，也插進去就是，不必多問。」畢太太道：「到底怎樣一件事？」那人又笑道：「你們倆是女人，想來插不進去，發這一注財的。讓我來告訴你們，那鋪子，不是叫益大錢鋪嗎？這個衙裡，有一家壽器店，今天大清早起，陳鄉紳的老太太死了。」黃繡球一聽此話，說：「就死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能叫他不死？死了是要裝棺材的，不足為奇。論起陳鄉紳這樣人家，那壽材該是早就合好，他偏只當他那老太太要過一千歲，還不曾預備得到。等到躺下來，才托了他的本家老爺帶一個家丁，到這壽器店內，要選買一口上好的棺木。本家老爺同壽器店老闆，背著家丁，講好了，拿二百塊錢的貨色，叫他開上七百塊錢的發票，應許在正價之外，分給一百塊，自己賺個四百上腰。壽器店老闆始而不肯，繼而又允了他各得一半，就把帳開出發票，叫家丁拿著，到益大去開兩張三百五十塊的票子。益大原是陳府上有存款，有往來的，自然容易。不想這事早被家丁看出破綻，心上以為本家老爺，吃心太狠，做事太辣，只沒有個縫兒，好問那壽器店老闆，又不敢問本家老爺；要挑剔棺木不好，又不懂得，著實難過。一想益大莊上，是他拿錢拿慣的，趁這混水池裡的魚，何不也撈他一把？當下走到益大，便說照數開兩張錢票，另外取三百塊現洋，為老太太喪事開銷。簿子上就出一千塊的帳，分做兩筆，不夠，還要來取呢。益大的掌櫃伙計便道：『這是要帶了折子來的。』」

畢太太們聽說道：「這話不錯呀，怎樣會打起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也只當是家丁硬要取錢，故而打起來的。妙極！妙極！來打的卻是壽器店裡的人，你道為何？原來那家丁因為沒有帶著取錢的折子，莊上不肯輕付，他就索性把本家老爺買棺材、賺大錢的話同莊上商量，說：『老太太一個喪事下來，接二連三的要，不在少處，大約總要用夠一萬八千，這一萬八千橫豎都出在你莊上，都是我經手來取的多，你莊上也落得在帳上消了點，好大家於中取利。我們老爺、太太、少爺，什麼事都不精明，只要送幾個好鴉片煙土上去，等喪事辦完，結起帳來，可不就糊塗塗塗的搪塞過了？你們莊上往來多年，上下就推班幾千，也查不到。如今這三百塊，你先拿二百塊給我，那一百你就自己消了，一同出了帳，隨後陸續而來。這其中我雖沾光，你莊上也吃個飽，外面這些時銀根甚緊，利息微薄，莊上多此一筆外快，貼補貼補，也是千年難遇虎磕碗的事，包你不出岔兒。』那益大掌櫃的一時聽信了他，說：『如此你回去想法，把個取錢的折子騙了出來，或是偷了出來，給他們尋不著、記不著。我在存根卻多寫幾筆支出去的，換個簿子，再加上以後喪事裡支取的，就齊齊整整，好干沒他七八千，同你對分。照你的主意，零碎賺個三四千，於是得了一二千，慢慢的收著，於我莊上卻不見有什麼大益處。如今准其依你，先付你二百，那個折子，一定要你偷出來、騙出來，盡今天送到。不然，以後若是有人拿這折子來，我就說穿你這話，止住不付。我不怕二百塊錢，不會出梢，只怕你是擔代不起。』那家丁利令智昏，急忙答應，要取了二百塊錢，去回覆本家老爺的事。當時莊上付他兩張三百五十塊的票子，另外付他二百塊的現洋，把現洋別在腰裡，洋票交與本家老爺之手。」

說到此處，黃繡球道：「說了半天，到底怎樣打起來，鬧得煙霧成天？你快快講罷。」那時鬧的人已漸漸散開，擠的幾乎站不住腳。那人招著畢太太們，又讓過幾步，說：「這家丁交代之後，那本家老爺就先走了，叫壽器店隨即抬棺材送去。不曉得怎樣，暗地下有個人，在壽器店老闆面前，給了一個信，說：『錢莊老闆也得了一百塊錢。』壽器店老闆聽話不明，只當他那票子上寫的二百五十塊，就出巷來奔到益大莊上，說如何憑空扣我一百塊錢？難道買我的棺材，要你出錢票子的拿扣頭麼？益大的掌櫃倒弄得不明不白，又不好把那家丁的話說出來，只道：『誰買你的棺材？誰付你的錢？我莊上也沒有同你交易這件東西，你拿這晦氣話鬧到我莊上來，好沒情理！』順手就屙出一盆洗臉水來，潑得那壽器店老闆沒頭沒腦，同淋了大雨似的。跟來的人，見老闆吃虧，回頭叫了十幾個做棺材的伙計，一擁上門，打了進去。起先還只道是白晝行劫，後來看看，都是這條街上做手藝的，不問情由，大家擠著來看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手藝中人，自然幫著手藝人，個個指著錢莊上，罵他無理扣錢。等到內中有人把事問明，叫出當地的地保，兩邊排解，一時壽器店老闆，倒把那本家老爺買棺材的事，當著眾人，大喊大嚷。於是起先打的人同看的人、聽的人，愈聚愈多，莊上只裝作不知。後來那通信把壽器店的人，又將那家丁同掌櫃的所說之話，也叫穿了，所以引得人又笑又罵，又興起來要打那掌櫃的，說他惡毒。跟手叫送棺材到陳府上去的，通風報信，一面地保就在內看守了這掌櫃的。如今這班人想是要看陳府上，怎樣來料理此事，所以還不肯全散。這真真叫做賣死人。你道這種事，新鮮不新鮮，奇怪不奇怪？」那人一面說，一面伸著頸脖子，朝前望去，就一步一步的那遠了，離了畢太太們。畢太太同黃繡球聽得這一席話，只是搖頭頓腳。當時人聲嗡嗡，人頭簇簇，言多語雜，不曉得是個什麼收場。

話分兩起，且說畢太太們站在街上，聽過新聞，心中自有一番驚疑煩惱，整回轉來，回到黃通理書房，說知其事。黃通理道：「這我也在門前聽見走路的有人講起，一片錢莊裡同人打架，不道就是這等事。豈有此理，可算要錢要得沒有王法了！」話未說完，胡進歐、文毓賢同張先生家都打發人來，通知陳老太太的死信，也談到這一樁事，無不詫為希奇。並說陳府上，如今鬧得喧天揭地，倒反把個死人擱在牀上，裡裡外外，嚷的是錢，棺材也扔在天井裡，連個陰陽先生，還沒去請，不曾定入殮的時辰日子呢。黃繡球十分氣忿，無心接應這班人來，連這些話，都不情願再聽，對著畢太太道：「現在陳府上，橫豎是亂嘈嘈的時候，我們何不同到他家去？一來看看那死人，好哭他一場；二來胡家妹妹，一定在那裡的，好問個結果，有什麼事，說不得也同他商量著出點子頭。」曹新姑在旁，說：「我也同去。」畢太太道：「你須在家服侍王老娘，不必同去的好。」

正要跟著一班人分頭起身，復華喘吁吁的走過來道：「我方才從鬧的地方，看到陳府上，那棺材送到陳宅之後，他本家老爺同那個家丁得了信息，就一齊趕到益大莊去，招呼了地保幾句，就驅逐了多少閒人。不一刻，又有幾個差役，來把守著宅子的大門，不許閒人觀看游鬧。看他宅子裡的神氣，外面雖然鬧得這樣翻江攪海，裡面孝子孝孫們，像似還沒有摸清頭緒。來的男客，很有幾位卻跳出跳進的。只有那本家老爺同那個家丁最忙，其餘大約都是親親眷眷，也糊裡糊塗，不知何事。上房裡我是不能進去，看上去女客倒不多。」畢太太道：「這樣一樁大亂子，那本家老爺同那個家丁，不曉得怎樣顯個小小神通，就糊弄過去？看他一時招呼了地保，就一時僱到了差役，無非是賣弄勢利。可憐那陳膏芝父子兩個，若大一個門戶，一分家私，就此怕在老太太身上消滅了。」

黃繡球又問復華道：「你來時可聽說，幾時入殮？那孝子孝孫們，怎樣的成服？」復華道：「這都不聞不見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難道那棺材還扔在天井裡麼？」復華道：「可不是，石灰炭屑，還不見有人挑得來呢。那棺材卻是漆得金光雪亮，厚札札的，也看不出是什麼材料，是拼的，還是獨幅。我在那邊好半天，出來的時候，人倒靜悄悄的，裡頭聽不出哭聲。外頭連那本家老爺也不見了，想必去辦事買東西，停會就可齊備。我也停會再去看來。」黃通理道：「鬧來鬧去，只可惜那陳老太太死得太快，等不及我們辦起事來，給他瞧一瞧。至於陳膏芝父子的那個門戶，那分家私，終久是要敗的。說到歸根，還是他老太太福氣，萬一再過幾年，或是陳膏芝先死，可就不知道更要成個什麼樣兒，出個什麼把戲哩。」

黃繡球接著道：「那家丁趁火打劫，想謀通錢莊上，吃沒幾筆帳，雖也是小人常技，若沒有他本家老爺，在棺材上賺得太狠了，怕還不至於動了小人的念頭，就必不至於生出錢莊上的惡計。推原禍根，那本家老爺，罪是殺不可恕。起先只是家丁同錢莊掌櫃兩人串謀，掌櫃的倒要拿家丁撇開獨吞，如今必定三人串通，面子上鋪排喪事，骨子裡可不叫陳膏芝傾家蕩產！我們念著那老太

太，豈可明知之不去問訊？」黃通理道：「從來與聞人家的家事，最不容易，況且我們是極疏遠的人，這話又沒有憑據，真正是道聽途說，他那錢莊往來的折子有沒有？拿出來沒有拿出來？到底怎樣一件細情？我們不得而知，只可隨時打聽消息，察看情形，同他姑奶奶胡家去講，你們怎好冒冒率率，去管此閒事？據我看，買棺材賺錢，是千真萬真，不消說得。那益大莊上的一層，怕還不確實。當時那家丁也怎好在莊上，公然說那些話？莊上伙計，不止一人，怎樣單只有一人聽見，去告訴了壽器店老闆？壽器店老闆，就算看錯了票子，當做二百五十塊，豈有不拿給莊上看？那莊上掌櫃的，難道也看做二百五十塊，一路糊塗下來？未必有此情理。」

黃繡球道：「賊膽心虛，這是講不定的。我們項好就請了胡進歐來，問個仔細。」說著便對復華道：「我寫個字兒，你帶到陳宅去，問明交給他家胡姑奶奶。如這胡姑奶奶已不在那邊，趕緊就送到胡家去。」當下叫黃通理寫好字兒，復華去後，帶回一個字條，說「當晚子時小殮，明日申時大殮，尊處如來送人大殮，便可面談。不然，後天清早到府，事忙不能多及」等語。黃繡球、畢太太看了都說：「如此準定明日去送大殮，便知其詳。」隨即擱開此事，去看王老娘。

王老娘病是全好了。張先生當日病也略好，在這當口上，踱到黃通理處，也無非談論此事。內中說到陳膏芝的本家，賺這棺材錢，太覺忍心害理。黃繡球更結結實實罵了一頓。畢太太道：「如今只要沾著是官紳當中的，誰不吃心很重？但拿官辦學堂來講，派一個委員，採辦書籍儀器，看是無甚好處可以賺錢，不知竟是個優差。在上海聽見，蘇州辦武備學堂的時候，堂中的提調大人，托人到上海買一個中號地球儀，實價不過四五十番，買的人先開了二十三元虛帳送到蘇州。那提調報銷冊子上，卻又加上些。你們猜猜看，他加上多少？死命的一開開了四百兩的帳！這是什麼良心？像我此番帶來，這一千多塊的東西，浮開三四倍，而你們算帳，怕不要你們也傾家蕩產麼？竟直這些人的心，像個大煤炭團一樣的黑！鐵彈子一樣的硬！比起山西人放印子債，五分取利，一天一收，帶利滾利的手段，那還算是有菩薩心腸呢。畢竟得了這些錢，同陳膏芝父子們睡在鴉片煙裡過日子，還用不完，落得把別人干沒了去。就是不干沒，也總歸消為烏有，真是可惜。」大家議論而散。

次日聽講陳宅中，無甚動靜。午後便循俗買了錫箔，帶了曹新姑一同前去。黃繡球、畢太太先哭了死人，就出來尋著胡進歐。只見李振中、吳淑英、吳淑美都在那兒，卻無文毓賢、徐進明兩人。問起，才曉得因為是生意人家，不曾去報喪，故而不便走來。黃繡球道：「是呀，我同畢姊姊那邊都不曾來報，我們暗中申我們同志的感情，管他報不報呢。」說罷便急於要問買棺材的事，礙著陳膏芝的夫人及一班外客，不好開口，一把拉著胡進歐到旁邊一問，影響毫無，只說是壽器店裡的人，拿票子到益大去照，隨即要益大付錢。益大不肯立付，壽器店裡就說益大付不出現洋，一定要倒。一個謠言出去，便有人拿五百一千的小錢票紛紛要收起錢來，因此不曉得怎樣胡亂的打架。幸虧這裡本家老爺傳了地保差人，彈壓了結，並不聽見像你這般的話，可就奇了。

畢太太問：「自從昨天到今天，這用的錢，在何人手裡發呢？」胡進歐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留心，不好問得。向來出出進進，外面就是那本家，裡面卻在一個丫頭，叫菱子的手上。這個家丁，雖是老人，卻沒見經手銀錢。至於錢折子，只怕在太太身邊。那丫頭菱子，是太太最貼心，最相信的，今年已二十多歲，鎮日價在房裡打煙泡。姊姊你不曾見過嗎？」畢太太黃繡球聽了，都說道：「哦！哦！是這麼一回事。」胡進歐道：「姊姊，你們這話，又從那裡來的呢！這話斷非無風生浪，看來我聽的話，倒靠不住。你們講的，必有因頭。如果實有其事，不但奇談，也就嚇得壞人。我也是個本家姑奶奶，倒聽了寒心。」黃繡球又要接下去說，被畢太太止住道：「我們的話，不是無因，也沒有實據，說給胡妹妹聽了，放在心上，隨時看著苗頭，一兩天內，自然明白。明白了之後，我們再說上去不遲。」

正說時，外面升炮吹打，已經裝殮，大家隨即出外哭奠行禮。那排場一切，不用鋪敘。陳膏芝要做孝子，又一刻離不得鴉片煙，就叫在靈柩後面，另設一張煙榻，從房裡搬出枕褥煙具。來搬的當口，鬧嚷嚷尋一個人到處尋不著，忽然又大喊道：「房裡丟失了東西，一支頂貴重的煙槍也不見了。」陳膏芝夫婦，此番死了他老娘，並沒有什麼聲息，此刻卻喊得急急得喊。夫婦兩口子，跳腳舞手，就此做孝子送入殮時那哀號擗躑、椎胸撞頭的情形格外真切。弄得料理喪事的人，一齊丟開了，來問他勸他。要知尋的什麼人，丟失什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